



世界畅销文学名著经典

The World Literature-seller Master-piece

罗亭·春潮

〔俄〕屠格涅夫 / 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世界華語文學名著經典

The World Literature Library 世界名著經典



世界名著經典

世界畅销文学名著经典

罗亭·春潮

〔俄〕屠格涅夫/著
张海英/译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界畅销文学名著经典 (第一辑) / 列夫·托尔斯泰等著,
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1. 10

ISBN 7-5387-1484-7

I. 世… II. 列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俄国—近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69177 号

《世界畅销文学名著经典》第一辑

罗亭·春潮

作 者: [俄] 屠格涅夫

责任编辑: 叶天洪
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 北京博雅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32 开

字 数: 262 千字

印 张: 11

版 次: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5387-1484-7/I·1399

定 价: 1280 元 (全 13 册)

目 录

罗 亭	 (1)
春 潮	 (158)

罗 亭



那是个静谧的夏天早晨。太阳已经高悬在明净的天空，可是田野里还闪烁着露珠。苏醒不久的山谷散发出阵阵清新的幽香。那片依然弥漫着潮气，尚未喧闹起来的树林里，只有赶早的小鸟在欢快地歌唱。缓缓倾斜的山坡上，自上到下长满了刚扬花的黑麦。山顶上，远远可以望见一座小小的村落。一位身穿白色薄纱连衣裙，头戴圆形草帽，手拿阳伞的少妇，正沿着狭窄的乡间小道向那座村庄走去。一名小厮远远跟在她后面。

她不慌不忙地走着，好像在享受散步的乐趣。环顾四周，茁壮的黑麦迎风摇摆，发出轻微的沙沙声，起伏的麦浪不断变换着色彩，时而泛起阵阵绿波，时而涌出道道红浪。高空中，云雀在施展银铃般的歌喉。少妇是从自己庄园里出来，正要离她家不过二里地的那个小村庄去。她的名字叫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·李比娜。她是个寡妇，没有孩子，相当富裕。她跟弟弟，退役骑兵上尉谢尔盖·巴甫雷奇·沃伦采夫住在一起。他还没有结婚，替姐姐管理着田产。

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来到小村，在村口一间又破又矮的农舍前停下来。她把小厮叫到跟前，吩咐他进去询问女主人的病情。小厮一会儿就出来了，跟他一起出来的还有一位老态龙钟的白胡子老汉。

“情况怎么样？”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问。

“还活着……”老头儿回答。

“可以进去吗？”

“怎么不可以？可以。”

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走进农舍。农舍里又挤又闷，烟雾腾腾……土炕上有人在蠕动和呻吟。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回头一看，在半明半暗中发现了头裹格子围巾的老妇人那张枯黄干瘪的脸。她胸口压着一件笨重的外套，呼吸困难，瘦削的双臂无力地摊着。

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走到老妇人身边，伸手摸了摸她的额头……额头滚烫滚烫的。

“你觉得怎么样，玛特廖娜？”她俯身问道。

“唉——！”老妇人认出了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，有气无力地说。“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亲爱的！死期到了，亲爱的！”

“主是仁慈的，玛特廖娜：也许你会好起来的。我给你的药吃了吗？”

老妇人唉声叹气，没有回答。她没有听清问话。

“吃了。”站在门口的老头儿说。

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转身看着他。

“除了你，她身边没有人陪着吗？”她问。

“有个小丫头，她的孙女，可老往外跑，那丫头坐不住，野得很。奶奶要喝水她都懒得倒。我自己又老了，能管什么用呢？”

“要不要把她送到我的医院去？”

“不用了！干吗送医院呢！反正要死的。她也活够了。看样子这是主的安排。她连炕也起不来，哪能去医院呢！只要一折腾，她就会死的。”

“唉，”病人呻吟起来，“漂亮的太太，你千万要照顾我那没

爹没娘的孙女。我们的老爷太太离这儿远，可你……”

老妇人停住了。她说话很困难。

“你别担心。”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说。“我会照顾的。你看，我给你带来了茶叶，还有糖。你想喝就喝一点吧……你们有茶炊吗？”她问老头儿。

“茶炊吗？我们没有茶炊，不过可以借到。”

“那就去借吧，要不我派人送一个来。你得嘱咐孙女，叫她别走开。你告诉她，这样做是可耻的。”

老头儿什么也没有回答，只是用双手接过那包茶叶和糖。

“那就再见了，玛特廖娜！”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说。“我还会来看你的。你也别灰心，要按时吃药……”

老妇人稍稍抬起头，把手伸向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。

“把你的手伸过来，太太。”她噤着嘴。

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没有把手伸给她，俯身吻了吻她的额头。

“你得记住，”她临走时对老头儿说，“一定要按照药方给她吃药……还要给她喝茶……”

老头儿还是一句话也没有回答，只是鞠了个躬。

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来到空气清新的室外，舒畅地呼了口气。她打开阳伞，刚想回家，突然从农舍的屋角旁边过来一辆低矮的竞赛用双轮马车，车上坐着一位男子，年纪三十上下，身穿灰色缎纹麻布旧大衣、头戴同样质地的宽边帽。那人看见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之后，立即勒住马，向她转过脸。他那宽阔的没有血色的脸，连同那双浅灰色的小眼睛和淡白色的唇须，都跟他衣着的颜色十分般配。

“您好。”他脸上挂着懒洋洋的微笑。“您在这儿干什么呀，能告诉我吗？”

“我来看望一名病人……您从哪儿来，米哈依洛·米哈雷奇？”那个叫米哈依洛·米哈雷奇的人盯着她看了一眼，又微微一笑。

“看望病人是件好事，”他继续说道，“您把她送到医院里去不是更好吗？”

“她太虚弱了，经不起折腾。”

“您是否打算解散您的医院？”

“解散？为什么要解散？”

“随便问问。”

“多么奇怪的想法！您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”

“您一直跟拉松斯卡娅来往，好像受了她的影响。照她看来，什么医院啦，学校啦，都没有用处，完全是多此一举。慈善事业应当成为个人的事情，教育也是如此，因为这些都是涉及灵魂的事情……她好像就是这么说的。我很想知道她这一套高论是从哪儿捡来的？”

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笑了起来。

“达丽娅·米哈依洛夫娜是个聪明人，我很喜欢她，尊重她，不过她也有可能说错话，她的话我不是句句都相信的。”

“您做得很对。”他说，还是没有从马车上下来。“因为她本人也不太相信自己说的话。不过，见到您我很高兴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问得太妙了！哪一次见了您我不高兴了？今天您像早晨一样秀丽清雅、妩媚动人。”

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又笑了。

“您笑什么？”

“怎么能不笑呢？您说这番恭维话的时候最好看看您那副懒洋洋、冷冰冰的表情！我觉得奇怪的倒是您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

怎么没有打呵欠。”

“冷冰冰的表情……您总是需要火，而火是毫无用处的。它燃烧，冒烟，过后就熄灭了。”

“还给人温暖……”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接着说。

“是啊……还会伤人。”

“伤人就伤人吧！那也没什么。总比……”

“我倒要看看，哪一天您被火烧成重伤以后还会不会说这样的话。”米哈依洛·米哈雷奇气恼地打断她，挥动缰绳在马背上抽了一下。“再见！”

“米哈依洛·米哈雷奇，请您停一下。”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大声喊道。“您什么时候上我们家？”

“明天。向您弟弟问好！”

双轮马车驶走了。

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目送着米哈依洛·米哈雷奇渐渐远去。

“真像只口袋！”她想。确实，你看他佝偻着腰，浑身沾满尘土的样子，以及从扣在后脑勺的帽子底下戳出来的几束蓬乱的黄头发，真的酷似一只大的面粉袋。

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沿着回家的路慢慢向前走去。一路上她低垂着眼睛。不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使她停住脚步，抬起头……她弟弟骑着马正向她走来；他旁边还有一位步行的年轻人，那人个子不高，穿一件又轻又薄的常礼服，纽扣敞着，系一条轻飘飘的领带，头上戴一顶轻质的灰色凉帽，手里拿着一根手杖。他早就向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堆起了笑容，虽然他明明看到她在想心事，什么也发现不了。待到她停住脚步，他立即迎上前去，兴冲冲地，甚至是温柔地说道：

“您好，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，您好！”

“啊！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！您好！”她回答说。“您是从达丽娅·米哈依洛夫娜那儿来的吗？”

“一点不错，夫人，一点不错。”年轻人笑咪咪地附和道。“是从达丽娅·米哈依洛夫娜那儿来。达丽娅·米哈依洛夫娜派我来找您，夫人；我宁愿步行……早晨的景色多美啊，再说路又不远，才七八里地。我到您府上——您不在，夫人。您弟弟告诉我您到谢苗诺夫卡村去了。他正准备到地里去看看，我就跟着他来接您了。是的，夫人，这太令人高兴了！”

年轻人的俄语说得十分地道，合乎规范，不过总带点外国口音，尽管难以确定究竟是哪一国的口音。他的脸型具有东方人的特征。长长的鹰钩鼻，一双大大的呆滞的金鱼眼，两片红红的厚嘴唇，平塌的前额，漆黑的头发——这一切都表明他是东方人；可这位年轻人姓潘达列夫斯基，自称敖德萨是他的故乡，尽管他是在白俄罗斯靠了一位好心而有钱的寡妇抚养长大的。另一位寡妇则替他在政府部门找了份差使。中年的太太们一般都很乐意做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的庇护人：他善于投其所好，博取她们的欢心。现在他就住在富裕的女地主达丽娅·米哈依洛夫娜·拉松斯卡娅家，其身份是养子或食客。他表面上温文尔雅，彬彬有礼，骨子里却荒淫好色；他有一副悦耳的好嗓子，钢琴也弹得不错；他还有个习惯：跟别人说话的时候眼睛死死盯着对方。他的衣着十分整洁，一件衣服可以穿好久，宽阔的下颏刮得干干净净，头发梳得纹丝不乱。

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听他说完了才转身对弟弟说：

“怎么今天我老是碰到熟人：刚才我还跟列日涅夫说过话呢。”

“啊，跟他！他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吧？”

“是的。你想像一下，他坐一辆双轮竞赛马车，穿着麻袋一

样的衣服，满身尘土……真是个怪人！”

“也许是这样；不过他是个大好人。”

“谁是大好人？列日涅夫先生？”潘达列夫斯基似乎大为惊讶地问道。

“是的，就是米哈依洛·米哈雷奇·列日涅夫。”沃伦采夫说。“回头见，姐姐，我到地里去看看：开始播种荞麦了。潘达列夫斯基先生会送你回家的。”

说完沃伦采夫便赶着马儿一路小跑起来。

“万分荣幸！”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扬声说道，同时把手伸向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。

她也伸出手来，于是两人一起向她的庄园走去。

和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挽手同行，显然使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非常愉快。他迈着细步，满面春风，那双东方人的眼睛里甚至噙着泪花，不过这也是常有的事情：对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来说，要装作深受感动的样子并挤出几滴眼泪，简直不费吹灰之力。再说，挽着一位楚楚动人的年轻少妇的玉臂，有谁不会感到愉快呢？说起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，全省的人一致公认她是个大美人。这话一点不错。单是她那挺拔、微微上翘的鼻子就足以使任何一个凡人心醉神迷，更不用说她那天鹅绒般的栗色眸子，略带金黄的浅褐色秀发，圆圆的脸上那对小酒窝，以及其他的美妙之处。不过她最迷人的地方莫过于漂亮的脸蛋上流露出来的表情：信任、善良和温顺。这些表情既令人感动又撩人心魄。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的流盼和笑靥像孩子般纯洁无瑕，而太太们则认为她过于单纯……难道还有什么美中不足吗？

“您说是达丽娅·米哈依洛夫娜派您来找我的吗？”她问潘达列夫斯基。

“是的，夫人，是她派我来的，夫人。”他回答说，把俄语的清辅音 C 发成了英语的塞擦音 TH。“我们家太太十分希望并嘱咐我一定要请您赏光，今天到她那儿用午膳……她（潘达列夫斯基说到第三人称，尤其是女士的时候，严格使用表示尊敬的复数形式），她正期待着一位新来的贵客光临，她一定要让您跟他认识一下。”

“他是谁？”

“穆菲里男爵，一位来自彼得堡的宫廷侍卫。达丽娅·米哈依洛芙娜是前不久在加林公爵家里与他认识的，对他非常赏识，夸奖他是个教养有素、讨人喜欢的年轻人。男爵先生还从事文学，或者更准确地说……哟，多漂亮的蝴蝶！您瞧……更准确地说从事政治经济学。他写了一篇文章，论述某个很有意思的问题——他想请达丽娅·米哈依洛芙娜指教。”

“指教政治经济学论文？”

“从语言的角度，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，从语言的角度。我想您是知道的，达丽娅·米哈依洛芙娜在这方面是行家。茹科夫斯基^①还跟她探讨过呢，连我那位德高望重的恩人，如今住在敖德萨的罗克索兰·缅季阿罗维奇·克桑特雷卡……也许您知道此人的大名？”

“一点也不知道，从来没有听说过。”

“您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大人物？真奇怪！我是想说，连罗克索兰·缅季阿罗维奇都高度评价达丽娅·米哈依洛芙娜在俄语方面的造诣。”

“这位男爵别是位书呆子吧？”

“绝对不是，夫人；恰恰相反，达丽娅·米哈依洛芙娜说，一

① 茹科夫斯基（1783—1852），俄国著名诗人。

眼就可以看出他是个上流社会的人。一谈起贝多芬，他就滔滔不绝，妙语连珠，连老公爵听了也非常高兴……说句心里话，我真想聆听他的高见：要知道这是我的本行。请允许我向您献上这朵美丽的野花。”

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接过这朵花，没走几步就把它扔在路上……现在离她家还剩二百来步，不会更远。她那幢宅邸新建不久，外墙刷成白色，宽敞明亮的窗户犹如一只只眼睛，透过古老的椴树和槭树浓密的绿荫，投来欢迎的目光。

“请问我回去如何向达丽娅·米哈依洛夫娜禀报，”潘达列夫斯基问，他为自己那朵鲜花的命运而感到有点委屈。“您能光临吗？她还请令弟一起去呢。”

“好的，我们会来的，一定来。娜塔莎好吗？”

“托上帝的福，娜塔里娅·阿历克赛耶芙娜很好，夫人……我们已经走过了到达丽娅·米哈依洛夫娜庄园去的路口。我失陪啦。”

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站住了。

“您不到我家去坐坐吗？”她问，口气不那么坚决。

“我很想去，夫人，不过我怕回去晚了。达丽娅·米哈依洛夫娜要想听一听塔里别格^①新作的一首练习曲，我得回去准备一下，再说，我得承认，我怀疑我的谈话能否给您带来愉快。”

“哪儿的话……”

潘达列夫斯基叹了口气，装模作样地垂下了眼睛。

“再见，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！”他沉默了片刻后说，鞠了个躬，往后退了一步。

亚历山德拉·巴甫洛夫娜转身朝自己家里走去。

① 塔里别格（1812—1871），奥地利钢琴家，作曲家。

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也转身往回走。种种甜蜜的表情立即从他脸上消失了，换了一副自信的、几乎是严厉的面孔。连走路姿势也变了。现在，他蹬蹬地迈开了大步。他潇洒地挥动手杖，一口气走了三四里路。突然，他又堆起了笑脸：他看见路旁有一位年轻的颇有几分姿色的农家少女，正从燕麦地里赶几头小牛犊。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像猫一样悄悄溜到少女身边，跟她搭起话来。那少女起初没有理他，只是红着脸吃吃地笑，后来用衣袖掩住嘴，转身喃喃说道：

“你走吧，老爷，走吧……”

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伸出一只手指做了个威胁的动作，吩咐她摘些矢车菊替他送去。

“你要矢车菊干吗？编花环吗？”少女问。“你走吧，你给我走吧……”

“听我说，可爱的美人儿……”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纠缠不放。

“你给我走吧。”少女打断他。“你看，少爷们来了。”

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回头一看，果然发现达丽娅·米哈依洛芙娜的两个儿子瓦尼亚和彼得在路上跑，后面跟着他们的教师巴西斯托夫，一位刚从大学毕业、二十来岁的年轻人。巴西斯托夫身材魁梧，一脸憨厚相，大鼻子，厚嘴唇，猪一般的小眼睛，模样难看，动作也笨拙，可是他善良、诚实、正直，他衣着随便，不修边幅——倒不是为了追逐时髦，而是由于懒散；他爱吃，贪睡，也喜欢好书和热情的交谈，他打心底里憎恨潘达列夫斯基。

达丽娅·米哈依洛芙娜的两个孩子十分崇拜巴西斯托夫，一点也不怕他；他跟这个家庭的其他人关系也很融洽，不过女主人对此并不十分欣赏，尽管她反复宣称对她来说不存在任何偏见。

“你们好，孩子们！”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说。“今天你们这